

头条诗人



蝴蝶与沧海

波浪眼里的小儿女
我眼里的白蝴蝶

一无迎春花
二无四月天
它们的生命，取决于
自身飞舞的高度
——飞得越高，越是长久
它们来自水，昙花一现
仍然复归于水

但这又如何，并不妨碍
它们也有自己的理想
沧海辽阔
我看到波浪推着波浪
一群又一群蝴蝶正在试图飞越
我看到——一群蝴蝶死
一群蝴蝶生

“大海啊故乡”

记下流向
记下浪高
等于把握了一片水的脉搏

记下油温
记下水温
等于把握了一艘船的心跳

记下风向
记下风力
等于把握了上苍此刻的心情

缆绳有缆绳的柔情
缆桩有缆桩的铁骨

然后，给远方一个航向
给自己一个配速
然后，接受一千遍风浪的殴打
再接受一万遍蔚蓝的浸染
——若非如此
我还有什么资格唱响
“大海啊故乡”

一艘船遇见另一艘船

一艘船，有一艘船的口语
——短声，向右
两短声，向左

一艘船，有一艘船的手语
——“H”旗，我船有引航员
“S”旗，我船正在后退

一艘船遇见另一艘船
有时候，用汽笛问候两句
有时候，用旗帜比画一下
有时候，一艘船减速慢一点
有时候，一艘船向一侧让两步

更多时候
它们好像荒野中
擦肩而过的两个人
——面无表情，低头赶路

这时候

海面上弥漫着异常的寂静
深沉而辽远

注：船舶可以通过汽笛的长短声组合，表示一定的意思、意图；船舶可以通过悬挂专用信号旗，表示一定的意思、意图。

漂洋过海的海螺

一只海螺，习惯了
海风的咸，海水的涩
大海中的无常

一只海螺，无足而走
深知柔的道理
慢的哲学

一只海螺
性格温和，内心虔诚
它一步一叩首，多像
一名忠实的信徒

对于一只海螺
十步之外，即是远方
而它如何抵达千里之外

某一天
一艘船卸下一身重负
（露出水下的部分）
我看到船体上，吸附着
七八只海螺

那时候
我只想知道
它们来自东海的哪一片沙滩

南海的哪一块礁石

从一艘船到一堆铁

在此之前
先是油漆剥落，肤色发暗
航行中，带有
明显的哮喘

再是高处的桅杆，风光不复
好像一棵落尽叶子的树
随时准备——接受
冬日的宣判

从一艘船到一堆铁
一堆铁的复活，意味着
一艘船的轮回
意味着——海天之间
一艘船将告别
码头、岛屿、礁石
以及鸥鸟略显嘶哑的叫声……

最后，再在歇斯底里的蓝里
告别一位船长
五名水手
一艘船与我告别
仿佛一堆铁，告别
一块铁

作者简介：刘迎雨，1980年出生，从事船舶驾驶工作。曾于《诗刊》《扬子江诗刊》《江南诗》《诗潮》《绿风》《文学港》《重庆晚报》《扬子晚报》等报刊发表诗歌，随笔百余首（篇），曾在一些诗歌征稿活动中获奖。



王美云 绘

星辰旧事 (外二首)

张学琪 (南京)

牵引出绵长的丝线，也牵引出星星
母亲用手指从唇间
捻出魔法，绣花针上
有一层霜白
父亲出门去，旧扁担挑着水桶
星星跟着，熟透了情节
在水里嬉闹，保持绽放
我和小伙伴的玻璃瓶中
萤火虫照见了整个童年
一些小心事
隐隐约约地漏出来

我把这些旧事讲给女儿听
点点星光，落进她清澈的双眸

雨天

急风踉跄撞向窗棂
玻璃窗上骤然响起掌声
欢迎风的到访

风儿雨儿，在林梢跳起华尔兹
用舞步拂拭屋檐下的鸟鸣

我可以取一些，喂养心情
也可以做成书签，夹在某一页
在没有阳光的日子里
挽留住飘落的音符
独自聆听、享用

心事

一缕薄纱，漫过双眸
那些不宜示人的记忆被折叠、收好
说不清它有多轻、多重

深夜里，无端造次的过往
试图捆绑住床
将好梦一点一点掏空

剥离众多的人脸、噪音
安置在一方容器中
仍有一部分围着蚊帐

字像蚊虫，又蹦又跳
情节里有太多毒素
我要用药水喷，用扇子拍

扁担与背篓 (组诗)

仲崇开 (常州)

扁担

那根桑木弯下去的时候，
天还没亮透。
一头是盐，一头是火柴，
踩着霜走的路，
比炊烟还轻。
整个冬天就靠这弧度，
把山的这边和山的那边，
连起来。

后来扁担上了墙，
积灰的地方，
慢慢弯成了一座桥。

背篓

青篾编的底，
贴着后背那块最暖的地方。
煤球挨着红糖，
火柴靠着棉布——

篓里没有隔层，
日子也不分彼此。
走在路上的人，
只管低着头走，
篓里的东西不许晃散。
现在篓空了，
挂在供销社旧址的墙上，
像一个没有填空的括号，
等着什么人回来，
把七十年前那个清早，
填进去。

秤星

柜台上的木杆秤，

铜星磨得发亮。
一两一两往上添，
多出一钱，手指拨回去——
供销社的账，
从来只守那条准星线。
麻油从漏斗滴下来，
板果在竹匾里滚，
一杆秤横在中间，
称得出几斤几两，
也称得出，
掌心放上去的那点分量。

作者简介：仲崇开，常州市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机关党委书记，三级调研员。

以崭新的姿态，重新活过来

未来的回忆 (外一首)

蔡玲玲 (安徽)

回忆潜入昨夜的梦里
蔚蓝的海面上
屋脊高低起伏
金光闪闪

那么未来，我是那远航的船
还是岸边的庙宇
那么此刻，我便是未来的我
悄悄走这一遭
留下一个线索
在一张船票里

钟摆

一个人的悲伤
如同水滴坠入大海
杳无音信
许多人的悲伤
如同百川流入大海
无影无踪

普罗旺斯花园里的一株薰衣草
盛放，凋零
在钟摆间摇晃
猫头鹰飞过爱丁堡的神庙
折返
九百年

特别推荐



花山岸语六则

夏友军 (南京)

游何氏宗祠

玻璃捂住半块家族史
八百年的石阶上
青苔为你解说
那些石刻上模糊的耕读故事
石碣，坚硬的垫石
托过明万历时的梁、清康熙

间的柱

何氏数百年的重量
也，被风雨
啃咬出几处豁口
两株苍劲的柏树，一左一右
护卫着肃穆的院落
有人点亮香火，在堂前祭拜
祈求祖先的荫庇
我们都是散出去的支流
风中的蒲公英，自带降落伞
四处漂泊，落地便安身立命
但心里总攥紧一个根脉
落回到一块家族的石碑上

何家港码头

何家港码头早办了退休手续
花山大桥横卧
替湖水耸起新的脊梁
旧码头上
锈迹循着钢钉的缝隙
爬进钢铁的版图
盘在石碣上的旧缆绳
曾拴过无数的船只
如今松松垮垮
长出星星点点的老人斑
芦苇攒劲疯长，把枯瘦的堤岸
缠成一片滴翠的绿洲
从前驮过货船的浪头
扑过来，又寂寞地退回去
慢慢地活成一片辽阔
天空倒立在波心
鱼群悠闲地穿过云影
把浮在水面的云朵
吞下去，又轻轻吐出来
湖风吹过芦苇，沙沙作响
夏日黏人的闷热
被一阵一阵，拂得干干净净

望水榭，
一棵望云识天的树

我该怎么说清这棵
长在固城湖畔的黄檀
它不凑春天的热闹
懒得跟人说话
对湖水的深浅
天生有着神奇的敏感
抽芽早，便是一整年雨顺风匀
展叶晚，便知今岁要干旱少水
它的躯干可以开料做椅、雕佛
树皮也能入药
这棵树，浑身都舍得掏献出来
百姓们亲切地唤它望水榭

安放心的地方 (外二首)

钟刚 (扬州)

夕阳撒开黄昏的网
打捞楼宇窗口里的一抹微光
把白昼的喧嚣点点收藏

燕子用羽翅划出归巢的剪影
檐角下漏出的几粒呢喃
轻轻落入早已摆好的杯盏

目光

车流在脚下缓缓流淌
把满载的疲惫轻轻释放
如果还有哀怨，还有谎言
就让风交给暮色埋藏

高楼的身影是黑的
许多窗口是亮的
里面站着星星，还有月亮
楼前的道路落满了张望的

一路扔掉了匆忙和幻想
心中已无远方
也没有奢望
只想赶紧飞进那扇窗
把心安放

看霸王别姬

当“西皮”唱起
英雄豪气直冲云天
一段“二黄”婉转深沉
柔肠寸断

按剑，尽显霸王威武
云手轻若柳絮
却掩不住眸中决绝

没有配角，人人都是主角
没有剧本，皆为即兴表演
无须化妆，生旦净末丑
——百态纷呈

剧情，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
谁也不知道结局
只有那锣鼓
时时敲打在看演者心中



投稿邮箱: jsjjb2025@163.com